

The Impact of Biblical Literature on the Product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Influence de la littérature biblique sur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chinoise et étrangère

《聖經》文學對中外文學創作的影響

ZHU Qiujuan

朱秋娟

Received 9 April 2008; accepted 20 May 2008

Abstract: Through an investigation into what Biblical Literature is and its great impact on the product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o us that the value orientation, emotions and aesthetics of Biblical Literature have been influencing the language, styles and aesthetic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Key words: the Bible,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impact, production

Résumé: Dans cet article, en faisant des recherches sur ce que c'est que la littérature biblique et en étudiant son influence profonde sur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chinoise et étrangère, l'auteur nous fait reconnaître que la littérature biblique exerce une influence sur le langage, le style artistique et la connotation esthé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et étrangère par leur concept de valeur, leur mode d'émotion et leur goût esthétique.

Mots-clés: Bible, littérature chinoise et étrangère, influence, création

摘 要: 本文通過探討什麼是《聖經》文學以及它對中外文學創作的深遠影響，使我們認識到《聖經》文學通過他們的價值取向、情感方式和審美情趣，影響著中外文學的文學語言，藝術風格和美學內涵。

關鍵詞: 聖經；中外文學；影響；創作

1. 《聖經》文學

《聖經》是基督教的經典，分為《舊約》與《新約》兩部分。它在世界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影響深遠，堪稱人類歷史上最具有影響的一部文集。它不僅是宗教經典，也是古猶太和初期基督教文化的百科全書，是一部文學巨著，體現了古猶太民族獨特而傑出的文學天賦，展示了他們多方面的文學成就。是“人類心靈的產物”，是“一部由生活在確切時代的真實人物所撰寫的作品選集。如同所有其他作者，這些人使用本民族語言和當

時可資表達思想的文學形式，逐步寫出這批作品；它們符合普遍適用的一般文學原理，故可以被所流傳之地的人們閱讀和鑒賞”。(Gabel of wheeler 1986)

既然《聖經》是文學著作，那麼“聖經文學”就有了合理的依託。然而，什麼是“聖經文學”長期以來倍受研究者們的關注。一般有狹義和廣義之說，狹義的“聖經文學”僅僅是指《聖經》中一些富於純文學意味的片斷，如敘事故事“亞當、夏娃在伊甸園”、“挪亞方舟”、“以撒和利百加”、“摩西的故事”、“所羅門斷案”等，或詩歌“摩西之歌”、“底波拉之歌”、“馬利亞的尊王

頌”等。這些作品或是情節生動的故事，以真切感人的心理描寫塑造人物，以精巧的結構佈局謀篇，以多樣性的修辭技巧營造效果；或是激情澎湃的詩歌，以特定的體裁和韻律抒發情感，以當時流行的隱喻和象徵述說人生和歷史的哲理。

從 18 世紀下半葉起，一批學者試圖拓寬“聖經文學”的內涵，主張該術語不僅指聖經中那些富於文學意味的章節，也指“作為文學的聖經”（the Bible as Literature）。這批學者認為，《聖經》本身就是一部由數十卷經籍彙編成的文學巨著，不但各卷有其寫作、編纂、形成的特殊經歷，整個《聖經》也有彙編、修訂、增補、定型的複雜過程。這方面研究的早期代表作是凱爾（K. A. Keil）出版於 1788 年的《經卷的歷史研究及其價值》。在這部書中凱爾提出“要用理解其他書籍的方式理解《聖經》”強調釋經者必須保持客觀冷靜的心態，不因文本神聖與否而改變態度，因為如果不把《聖經》作者當成實際生存的人，就難以運用通行的方式解釋《聖經》（W. G. Kummel, 1977）。此後，各種“還聖經文學以歷史原貌”的專著頻頻問世，如摩爾頓（R. G. Moulton）的《聖經文學研究》（1895），貝弗（J. A. Bewer）的《舊約書卷的文學》（1922）、艾博物（L. Abott）的《古希伯來人的生活和文學》（1901）等。這批著作關注的基本問題既不是傳統釋經學所矚目的教義神學，也不是狹義聖經文學所議論的聖經故事和詩歌，而是《聖經》各卷及全書的背景、作者、資料來源、形成時間及地點、著書目的，所述事件的歷史原貌，以及觀念形態，文體形式，修辭技巧等。所有這些著作所研究的，基本上都可納入擴展義而言的聖經文學，即“作為文學的聖經”。

2. 對中外文學創作的影響

《聖經》自成書以來就處於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她先後被譯成幾十種語言文字。其文化因數不斷通過種種管道滲透到世界文化肢體的各個部位，對中外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文《聖經》是“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之一（鄒振環，1996：36-40）。

2.1 對西方文學創作的影響

《聖經》在幾千年跨文化傳播的歷史中對西方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西方文學與《聖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許多學者專門在這方面進行了綜合考察，推出一批專著，如：

作者	作品	時間
巴特爾（R. Bartel）	文學中的聖經形象	1975
雷耶斯（M. P. Reyes）	現代戲劇	1978
	中的聖經主題	
弗勒（D. C. Fowler）	聖經與中世紀英語文學	1984
利普茨因（S. Liptzin）	世界文學中的聖經主題	1985
傑佛瑞（D. L. Jeffrey）	英語文學中的聖經傳統辭典	1992

（梁工，2003。）

無數詩人、小說家、戲劇家，如斯威夫特、莎士比亞，培根、斯坦貝克、托爾斯泰、T·S·艾略特、康拉德列、肖伯納等都從《聖經》文學中或徵引典故。或再現原型、汲取靈感，生髮意念，培植出五光十色的異卉奇葩。解析這類作品中的“聖經元素”，從一個特定角度揭示文學的特徵和規律性，成為許多學者關注的焦點。

康拉德被著名文學評論家弗·雷·裏維斯在其《偉大的傳統》中，列為英語文學史上五大作家之一。哲學家羅素也對他讚賞道：“強烈而熱情的高貴風格照亮我的心，像從井底看到的明星一樣”。康拉德的《吉姆爺》以其新穎獨特的語言、結構和敘事手法上對藝術的追求和對道德的探索，而被視為英國小說史上的一座豐碑。細細地品讀《吉姆爺》，人們不難看出《聖經》對這一作品的深刻影響。從對書名，吉姆家境，話語和語境、形象和言行等方面的刻畫，到對吉姆的人物塑造上作者都再現或外化了聖經的典故或意境，對吉姆的人物塑造兼具耶穌的原型和亞當的原型。

康拉德用《聖經》中的原型意象，把道德說教與藝術創新巧妙融合，試圖通過吉姆的墮落、贖罪、拯救，再生之路，為當代道德墮落的人類指明一條道德“復興”之路。

約翰·斯坦貝克以其代表作《憤怒的葡萄》被譽為美國大蕭條時期的“社會抗議”作家。他的中篇小說乃至長篇小說的一個重要詩學特徵是隱含其中的《聖經》神話模式。《烈焰》、《月落》、《珍珠》和《任性的公共汽車》等小說皆具有《聖經》的影子，在《烈焰》中，喬·索爾患有不育症（sterility），這是《聖經》中漁王神話的現代翻版，喬·索爾對待莫娣通姦懷孕的故事和《聖經》中耶穌的父親約瑟夫（Joseph，注意故事主人公的名字 Joe Saul 和 Joseph 的諧音）對待其年輕的妻子亦即耶穌的母親聖母瑪麗亞也不無相似之處。（《新舊約全書》，1994:1）當喬·索爾得知莫娣懷的不是自己的骨肉時，他曾像約瑟夫威脅瑪麗亞那樣要將莫娣殺死。只是在朋友愛德的勸說下，喬索爾才接受了這個孩子，而朋友愛德就是上帝派來的使者。他指示喬·索爾認領了孩子，就像約瑟夫接受聖子一樣。《聖經》在《珍珠》和《任性的公共汽車》中的借鑒是反諷性的。“珍珠”這個詞在《聖經》裏的意思是“非常珍貴的東西”但在斯坦貝克的小說裏，“珍珠”成了一腐蝕人的靈魂並給人帶來災難的東西。《月落》裏隱含的《聖經》神話，就是猶大出賣了耶穌和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的故事。在《月落》裏，小城的一個叫考賴爾的市民向敵人出賣了小城的情報，致使小城淪陷，奧登市長也落到敵人的手裏，奧登市長為了救贖自己的市民，不甘向敵人屈服，最後像耶穌一樣為人民就義。

世界文學大師莎士比亞在弘揚希臘精神，歌頌人性，青春和愛情的價值取向同時，也展現了他與《聖經》或基督教教義密不可分的關係。莎士比亞的聖經知識，莎士比亞與基督教教義的關係，以及莎士比亞悲劇中的聖經資料都為人們所津津樂道；通過大量研究，人們發現莎士比亞在其全部 38 個劇本中都引用或化用過聖經中的典故或語句，計 500 多處，充分顯示了莎劇與《聖經》的密切關係。例如：

a little bird told me 有人私下告訴我，我自然知道這是個廣為人知的口頭用語，其由來與《聖經》頗有聯繫。參見（bird of ill omen）《聖經·舊約·傳道書》（Ecclesiastes）第 10 章第 20 節中說：“Curse not the king, no not in thy thought; and curse not the rich in thy bed-chamber: for a bird of the air shall carry the voice, and that which hath wings shall tell the matter.”（你不可詛

咒君王，也不可心懷此念，在你臥房也不可詛咒富戶，因為空中的飛鳥必傳揚這聲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說此事。）世人便常用 a little bird（小鳥）喻指“消息靈通的人”或“暗中提供消息的人”。當一個人不想說出提供消息的人時，他則用套語 a little bird told me 來表示“有人私下告訴我”、“我自然知道”。此語至少可追溯到 16 世紀，英國作家莎士比亞和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都曾在他們的作品中使用過。

例 1: “How did you know Linda was expecting a baby” ?

“Ah, a little bird told me!” 你怎麼會知道琳達懷孕了？哦，我自然知道！

例 2: A little bird told me (that) you're getting married

一個消息靈通的人對我說，你要結婚了。

Out-herod Herod 比希律王更希律王；暴虐之極

此語源自《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第 2 章，Herod 在他統治後期非常兇惡殘暴。當他聽到從東方來的幾個博士（Magi）說，通過觀察星宿確信，新的猶太之王已在伯利恒（Bethlehem）誕生，他十分驚恐不安，特派博士們前往仔細察訪，要他們一有消息馬上報告。但博士們找到剛剛誕生的耶穌和他的母親瑪麗亞之後，並沒有去報告，因為他們早已看出 Herod 不懷好意。在東方博士走後，上帝的使者托夢給瑪麗亞的丈夫約瑟說，Herod 要除掉孩子，讓他們趕緊逃跑。Herod 發現自己受了騙，怒不可遏，下令將伯裏恒城裏城外兩歲以下的男孩斬盡殺絕。一時間哭聲震野，無數無辜的兒童慘遭殺戮。因此後人往往把 Herod 當作暴君的典型。莎士比亞引用此語到他著名的悲劇《哈姆雷特》（Hamlet）第 3 幕第 2 場哈姆雷特對人們說的一段話：“I would have such a fellow whipped for o'erdoing Termagant; it out-herods Herod: Pray you, avoid it.”（我可以把這種傢伙抓起來抽一頓鞭子，因為他把妥瑪剛特形容過分，希律王的兇暴也要對他甘拜下風，請你留心避免才好。）

2.2 對中國文學創作的影響

20 世紀之交，基督教的經典《聖經》首先通過傳教士漢學家的譯介與當時的主體文化發生了聯繫。陳玉剛先生對這一時期的《聖經》翻譯作

出了公正的評價。

《聖經》，特別是其前一部分《舊約全書》，既是一部宗教書，又是一部希伯來文學總集，其中西元前十三世紀到西元前三世紀的希伯來民間史詩、神話傳說、戰歌、寓言、抒情詩等，都有很好的文學價值。（陳玉剛，1989：26）

隨著聖經文學翻譯的高漲，許多文學家和翻譯家積極介紹聖經文學，引導中國文學界對聖經文學的接受。魯迅是最早通過文藝論文介紹聖經文學性的中國文學家，他寫道：“馬太福音是好書，很應該看。”（魯迅，1982：89）1921年初，朱維之專門發表論文《聖書與中國文學》，在論及《聖經》譯介在中國新文學創立時期的積極作用時，他指出：“《馬太福音》的確是中國最早的歐化的文學的國語，我又預計它與中國新文學的前途有極深極大的關係。”郭沫若將《聖經》翻譯和佛經翻譯近代西文學作品的翻譯對中國文學的影響相提並論：“讓我們想到《新舊約全書》和近代西方文學作品的翻譯對於現行的中國的語言文學上的影響吧。”（郭沫若，1984：335）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幾乎所有著名的作家和文學理論家如魯迅、郭沫若、茅盾、林語堂、許地山、郁達夫、冰心、徐志摩、聞一多、巴金、老舍、曹禺等，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引證，評述或介紹過聖經文學。基督教文化通過其主要書面載體《聖經》廣泛地影響到中國文學的創作主體，其中最顯著的是聖經典故，意象和文句，甚至個別章節大量出現在中國作家的文學作品裏。魯迅先生在他一生的文章中，直接或間接引用《聖經》故事、典故、箴言達幾十次，並常常引申出精闢的見解。郭沫若率先使用《聖經》典故。例如在其新詩《女神之再生》中使用了“舊皮囊裝新酒”的比喻：

姊妹們！新造的葡萄酒漿不能盛在那舊了的皮囊。（郭沫若，2000：5）

巴金也對聖經題材的汲取，典故的運用及辭彙的引用多達63處以上（胡紹華，1999：143）。中國作家不僅廣泛引用聖經典故，文句和章節，還根據自己的理解和創作直接或間接化用《聖經》

內容。如下表：

題裁	作者	作品	取材
散文	魯迅	《復仇·其二》	《馬太福音》
詩歌	冰心	《客西馬尼花園》 《觸體地》	《路加福音》
詩歌	徐志摩	《卡爾佛裏》	《福音書》
小說	茅盾	《耶穌之死》 《參孫的復仇》	《福音書》 《士師記》
戲劇	向培良	《暗嫩》	《撒母耳記》 (下)

（任東升 溫秀穎，2004）

由此可見，《聖經》文學通過他們的價值取向，情感方式和審美情趣，直接影響到中國文學創作的文學語言、藝術風格和美學內涵。《聖經》對中國現代作家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對精神啟蒙，人的文學和真善美極致的追求，以及對博愛人格和獻身人格的弘揚。（許正林，1999）

參考文獻

- [1] Gabel, J. B and C. B Wheeler.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1986
- [2] Kummel, W. G. *The New Testament: The History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its Problems* [M]. Abingdon: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 1972
- [3] 許正林. 中國現代文學與基督教文化[J]. 文學評論, 1999, (2)
- [4] 任東升, 溫秀穎. 《聖經》譯介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J]. 四川外語學院學報, 2004, (6)
- [5] 梁工. 跨文化視域中的聖經文學研究[J].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 2003, 9
- [6] 莊和成. 英語習語探源[M]. 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2.

作者簡介:

Zhu Qiujuan (朱秋娟), 女。武漢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方向：英漢語言、文化比較、教學法。

通訊位址：武漢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430081。

E-mail: zqj7665@sina.com